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一
六
十一
十五
二十
廿九
四十六
五十三
五十九
六十七
七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燕王盛怒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
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
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
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
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
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
間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
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
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馮跋滅後燕

淺草文庫



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日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符謨二女長曰娥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皇后禮諡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改元

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符貴嬪爲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符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至冬十一月燕王熙與符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

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勃夫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陞北畏契丹之衆欲還符后不聽
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
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水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
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害遂以疾去官

二年春二月燕王熙爲其后符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
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符氏
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
之夏四月癸丑符氏卒熙哭之慙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
母服斬髮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

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
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祿韉中得弊毳遂賜
死右僕射韋瑱等皆坑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
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
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秋七月
癸亥燕王熙葬其后符氏于微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
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
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
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
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
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

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
張興及符進餘黨祚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
以疾辭跋曰河間淫霍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
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
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
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
當還謀之乃置后極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
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
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楮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
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
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

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
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
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
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
仗請降旣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
苑遂皆潰去拔爲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爲
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
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爲平州牧昌黎王懿
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
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爲尚書令馮素弗爲
昌黎尹馮弘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

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
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
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爲
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
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
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
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
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
劔擊雲雲以凡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

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
斬之乃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
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
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
元太平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
爲王后子末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
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弘爲右僕射
廣川公萬說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
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
宰相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
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未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
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
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
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顛跋曰朕方崇信殊俗
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
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
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
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
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
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
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
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
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
曆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曆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
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
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
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
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
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曆之言邪白額

駒今已生矣。高乃從之。遣使將命於業。業因以高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高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伐高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高迎已。高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意將軍卒能拒之。可一戰禽也。」高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高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高乃遣邈、繇與其子歡，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高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高，進高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瑾

叛，移檄六郡，推李高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高赦其境內。敗元與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韓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高立子歡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高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秋九月，西涼公高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

渠蒙遜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涪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高乎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官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直爲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相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高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高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高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高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箴不克矢頃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高伐河西王蒙遜高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通鑑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
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爲大
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
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
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
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
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
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
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天將軍酒

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
郎張顯上疏以爲涼土三分勢不支又兼并之本在於務
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
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濫繕築不止殆非
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
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
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將
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
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
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

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入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
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
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
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三旬乃復十一月級上南門今茲
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末稽古行年五
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
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
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
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
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
於涼州蒙遜慕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
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
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
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
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
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
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豐旣至
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
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
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

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
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
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
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
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二萬東出蒙遜聞之
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
巴克浩疊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淵蒙遜引兵
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
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
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頌羽林右
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犇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
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市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
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女建焉西泉太守敦煌太守李
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
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
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
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犇涼與承等推恂為
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三月
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
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實囚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安帝義熙六年夏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祐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日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爲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爲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繞出城魏安人侯謀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挈爲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爲質乃還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却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輩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果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

乃還

九年南涼王傥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遑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傥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十年吐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傥檀欲討之耶麻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傥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

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郡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傥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五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於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

以君等安之耳。一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僂檀，以鎮南將軍謙弋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犇告南涼王。僂檀僂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僂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遠。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僂檀曰：「蒙遜熾磐皆自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僂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敵離左右乎？」僂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僂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亶，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

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
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
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
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諸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
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僂檀至左南乃
降熾磐聞僂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
以僂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叙
咸餘熾磐使人鳩僂檀左右請解之僂檀曰吾病豈宜療
邪遂死諡曰景王虎臺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子保周賀俱
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昔犇河西王蒙遜
久之又犇魏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南涼禿髮僂檀之死也
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
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
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厚
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
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
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
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
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
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醜尼寅邀蒙遜於浩疊蒙

遜擊斬之又遣將軍圻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崩蒙遜擊禽之夏五月西秦垂熾磐帥眾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強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其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五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部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眾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奔千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部善等於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弈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議曰桓侯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奚者阿胡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

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八
一
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奔千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守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救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

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盛南安太守李亮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嶺岷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人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垂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阮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八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於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

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
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
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
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
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朱奔千為尚
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
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
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
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
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
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走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
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
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
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
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
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伐送之蒙遜
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
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
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詔室郎中馬艾如
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
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
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
平執太守翹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
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
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春
據源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春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
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
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瑱遣其弟沒利延將騎
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
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
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
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
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止却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
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
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
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
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
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
于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主楊難
當難當遣將軍符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
諸羌潰亮犇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

亮十二月遣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戲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犇夏秦王暮末窮蹙輿視出降并沮渠與國送於上却秦太子司直焦楷犇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遣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

通鑑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一
超聚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
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
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
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徒妄語耳乃
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
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
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
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
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
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
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
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
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
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
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
德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
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
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
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閭潛瘞山谷己未超
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
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令封孚爲太尉翹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
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
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
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
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
外驛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
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
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天之地皮恐終
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害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裨
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倂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
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
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
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
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
不犇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
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
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
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
所生恐依末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
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韓魏超
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

通鑑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二十二
範攻兗州豈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
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疑謀殺韓範襲廣固
範知之勒兵攻疑犇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
出犇魏疑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
出與高都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疑爲侍中南
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
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毋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
以請之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
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
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

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
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
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
中書令韓範嘗與秦主俱爲符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
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疑言於
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
朕歸燕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執當俟秋涼八月秦使
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
曰陛下前旣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重光
奈何一旦爲賢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
遂北面受詔又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
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
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
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
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
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
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
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
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
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
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豐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
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羊帥騎寇宿豫拔
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
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惣朝政宗親並
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
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謙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
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詣事五
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
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

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
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
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巳巳劉裕發建康舳舻師
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
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
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末苗謂我孤軍遠
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
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
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
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
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
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
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
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
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
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
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苗徙民先自覺弱乎不如縱
使入峴以精騎躡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寶勳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
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三十四 三五

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
主上既不能進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
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
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擣苜蓿爲二戍修城隍
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
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
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
月巴已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
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
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
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

臨朐南日向晏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
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
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
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
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
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
其王璽螿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
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
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

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犇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
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
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
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
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
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
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
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
冀五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
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
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

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
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
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
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
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
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
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置軍不還當喪驅而進裕
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
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
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
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

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
 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
 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
 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
 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
 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
 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
 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
 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
 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

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展
 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
 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
 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毋於城上
 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
 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
 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
 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
 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
 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

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釐而
登城尚書說超曰今天助寇爲害戰士彫瘁獨守窮
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先避位
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
而死不能銜壁而生王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
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
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
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
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
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圉附之旣爲君臣必須
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
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
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
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
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後慰無疲民宣
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
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
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寬
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

久乃立之。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洗宣謀，愔璜、暨達、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懿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洗治兵於洛陽，平西

將軍謀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與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與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與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謀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與求見與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與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於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與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與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與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與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與不從秋九月秦王與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與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與側然憫之召姚讚梁喜

尹昭斂曼鬼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
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熒
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灋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
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
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
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
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
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
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巴久之乃去秦
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
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
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
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
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
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
尚書姚弋彌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
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
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公奉乘輿以
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
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弋彌之言興入
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

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
內之武庫與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
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
冲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
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一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
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
端門輿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輿喜躍爭進赴賊賊
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
其黨建康公呂隆彝雍尹冲及弟泓來彝與引東平公紹
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輿卒
泓秘不發喪補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
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末和 三月加大尉裕中外
大都督裕戒殿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
子義符爲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
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大尉裕裕以琥
珀冶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
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
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
徐羨之爲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
劉懷鎮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
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
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

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成威將軍傅弘之
 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
 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
 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
 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
 行青州刺史檀祗自黃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
 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
 東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
 尉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
 城相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
 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

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歛附惟新蔡太守
 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穎川
 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
 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
 垣克之秦交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檀還襄邑林子殺之秦
 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
 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
 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
 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
 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

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

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崇之父于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事見劉裕篡晉摩下栗磾摩下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事見劉裕篡晉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洗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

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犇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鑿昌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也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討秦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

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
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
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兵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
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
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
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
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
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
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
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地玄屯
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

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
之送佩刀爲誓成都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
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
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
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
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
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
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不報
十三年春正月秦王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
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二萬八千焚廬舍
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

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
 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
 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
 郿城鎮西將軍姚謨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
 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雋
 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
 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
 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苗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
 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
 公禮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
 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二

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
 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
 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昂犇河東又攻秦并州
 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
 酉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
 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
 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
 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
 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
 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
 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

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
 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
 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
 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
 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
 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
 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
 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
 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
 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
 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
 侵其軼乃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
 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
 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
 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伐
 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
 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
 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
 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
 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
 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
 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

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
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
史阿薄千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
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磔初裕命王鎮惡等若
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
拒不得前久之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
林子按劔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
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棄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
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
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
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
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
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
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
人於南岸牽白牛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
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
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
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旆魏人
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旆旣
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
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旣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齋大鎚及

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犇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千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彘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彘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谷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旣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峽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閬鄉沈田子等將攻峽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領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

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
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犇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
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
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之潼關以朱
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崇之會薛勳於河北
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猶之敗死超石
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
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
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
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鄭合兵屯涇上以拒鎮
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

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
積東平公讚屯灊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派渭而上乘蒙衝
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
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
者斬衆旣登謂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
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
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
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
衆騰踊爭進大破姚至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
蹂踐不戰而潰姚謀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
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

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別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一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亟來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微爲報書

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以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恆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裕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峽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旣委鎮惡以關

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
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寇手苟
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
詣門流涕訢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
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室捨此
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
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
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
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
關中卿試言其玄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
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
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
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
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
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
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
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兵將之者屬路龍
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
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異思竭力而
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
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

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直南
還因據關中及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由子
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
之弘之犇告劉義直義直與至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
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
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傳弘之大
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
壬戌大尉裕之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
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勲追贈鎮惡左將
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内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
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
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
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二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
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
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
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
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
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
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
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
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
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

也義直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
統壹義直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
夏赫連瑁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遣使咸陽長安樵采
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勦恩如長安召義直東歸
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
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直輕裝速發既
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直俱歸又命中
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直將士
皆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
奔夏赫連瑁帥衆三萬追義直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
勢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
待之宜乘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
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爲
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
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
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
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中官不忍乃束義真於
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
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
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
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犇潼關勃勃入

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賈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賈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戎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致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死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

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爲將來之虜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

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眾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阻乃止

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王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崱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餘人偽敗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并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興事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王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來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趙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八
四十一
千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與旣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襲慶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醜殺伯支以滅口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戴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祖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八
華曰若鸞與一動衆心骸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
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輸生爲勃勃所禽左
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
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
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
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
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
丙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
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
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南犇大蘇
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奔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
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
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犇夏夏
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
蓄勇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爲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
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弟及逐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爲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
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
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旣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
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

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千阿利領將
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城都於朔方木北黑水之
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
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
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
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
仲銅鉞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
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
古入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
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
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達阮
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敍
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
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
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
和 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來至高與盛戰
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
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
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

姚恢棄安定犇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謐于雍城謐委鎮犇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鬼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 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

為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瑁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瑁率涓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傳弘之大破慕容瑁夏兵乃退劉義真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瑁帥眾追之傳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犇潼關勃勃入長安

并見劉裕滅後秦

夏王勃勃築壇於灊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五十三
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
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隣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
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
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
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
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
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廷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
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
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頒馮王
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
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
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
曰彼各爲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
衣寇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
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疆盛而執其使者
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
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
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
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嗣屯突門嶺

以得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
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
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
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
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
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
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閣寺傳問而已翼及
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
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

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
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于皇
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卽天王位遣人巡
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葬喪疑
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
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
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
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夏五月魏主
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
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之濡水庚申遣

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已巳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兵城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曰晉靈在前結怨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旣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來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及卽位立慕容氏爲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勰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犇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勰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末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夏六月魏末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

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疆於晉不從其款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末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

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入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嶠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勸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千餘里去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

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
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潔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
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
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
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
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
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
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
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
人謚弘曰昭城皇帝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璜而立少子酒泉公倫
璜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
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璜殺之并其衆八萬五
千歸於統萬夏主太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
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
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主著未能爲患不如先
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

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縉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
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略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
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
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
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燕惑聃守羽林鉤
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
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
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
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辨之子
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摠前驅之兵訪於崔浩
浩曰順城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
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
君子津會大暴寒水合 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
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帥奄至上下驚擾魏
主軍於黑水去城二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
未及閉門三郎豆伐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
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伐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
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才餘萬魏主謂諸將
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
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
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
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

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徙長安斤逐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奔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已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進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栢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棄虜伐統

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二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

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侯督諸軍

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

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

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

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柔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宜官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

賊上來我何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

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全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已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刃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叢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于歸庫洛于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

如是誰所爲邪富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褻賤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韓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玉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相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

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
乏糧乃深壘自固遺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
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
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
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瀕誅進退皆
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
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
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
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
敵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
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勇而輕
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
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
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
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
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
涼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
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
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
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
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
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

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 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犇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十月敗於陰槃登苦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伐魏郿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伐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其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首莫敢先入譬

通鑑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二十五
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
什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
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
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冬十一月
乙酉魏主至平涼夏土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
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
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
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
級夏主還走登鶻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魏
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鶻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
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
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
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
略數千家西奔上邽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
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
降魏十二月丁卯夏土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
魏克平涼關平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
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騰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
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

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
濇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轉漢川者數千家魏
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
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益州
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二萬乘其半濟邀擊之
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侍郎謝太寧
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瓚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
之

十六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
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
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
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
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九
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南書李順乃以順爲太
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
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
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

極庸庸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
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
侯王故事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
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
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
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
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
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
使庭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
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
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
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
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
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
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
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
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
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
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
之外不為晚也初蜀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

通鑑纂要卷十八
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妾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害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檀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承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

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成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二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

號之將亡神降於幸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
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
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
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
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
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右弼
尚書李順賜其待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
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
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
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

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
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
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
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
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
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
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
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
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質
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

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
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
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
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
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
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
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之朝廷待以藩臣
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
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
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
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
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
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
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温圍水以西至姑臧地
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
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
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
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
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
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
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
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

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斥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馥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成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祗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與視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

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朮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復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朮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從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

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
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
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
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
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
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
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
釋汝疑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
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
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
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罷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
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
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
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
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
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
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
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
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
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俄馥弓馬之士而所
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竒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

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一
平王不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
吏民三萬戶於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
壻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關駟為姑臧太守張湛
為兵部尚書劉昞索敵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
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
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整輕之出城
與語于子無諱執紱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
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
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

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弟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
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整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
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 夏四

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
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
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
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唐子魏奚眷拔酒泉
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
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
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子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子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

其常侍泥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三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

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太師開府虛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稍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二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主

晉武帝太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眾
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
為子及蓋敗定王犇隴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白項自稱龍
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
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
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
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
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

太子宣犇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
仇池公盛表符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
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
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澧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
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年夏六月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薨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來內附梁南秦三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氏王楊盛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
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
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
南澶 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
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
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
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
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
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
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
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
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失
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灋護
灋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贖持節
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
牧南秦王贖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來至甄灋護
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灋護參軍

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
瀘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
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
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
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礪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
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
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
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
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
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

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五靈濟別將
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
引兵還與承之合 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
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
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
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
桃閨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
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栢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
州刺史范元之傳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
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氏所焚不可復固
蕭思話徙鎮南鄭 夏四月甄瀘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

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
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
魏不絕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
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
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贖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
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
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
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當將士丕將從之中
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
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
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
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
公 冬十二月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
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拔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
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
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
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氏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
建忠將軍符冲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三州刺史劉眞
道擊冲斬之眞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
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三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
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
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
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眞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
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
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郢
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
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
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
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
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眞道爲雍州刺史
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
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
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
督關中諸君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
督洛豫諸君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
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
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
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
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
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
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
司馬符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
據白崖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
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
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
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
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
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
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
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
城以任肅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
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
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
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氏羌武都等
五郡氏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
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
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
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通鑑紀事本末

文化章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